

民间纪事

冬植记事

❖ 吴方正

立冬后，月亮湾渐渐进入蛰伏期。花草树木像没了牙的老太太，瘪了嘴，没有春天的生、夏天的长和秋天的收等诸股气势，一切都像人睡前的样子。

落下的树叶扫了又扫，总也扫不净，让我徒增烦恼。索性不管它，让它尽情地落吧，反而有一种落叶铺地的壮美。走在落叶上，发出“咯吱”“咯吱”的声响，别有一种静美在萧条的冬日里荡漾。

落光树叶的枝丫，再也遮不住树下的阳光，大地一片金黄，明亮而宁静。

这个季节，老师想把湾内八九棵白蜡树移到月亮湾正前面的斜坡上，这可能是冬日里专属于月亮湾的热闹。

听农人说，对于耐寒树种，冬季移栽更有优势，树木冬季处于休眠期，移植后的一段时间可以让根系愈合和新生，从容等待春季气温回升后抽枝发芽。春季移植则适应树种更为广泛，可抓住发芽前的窗口期移植，一旦气温回升、万物复苏，更容易成活。几经考虑，老师决定在上冻前，把月亮湾这几棵树移栽了。

几棵树有大有小，移栽是个不小的活儿。但我并不畏惧，经过近一年的历练，我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做事方法。凡事一旦动念，谋划是必要的，但更主要的是要入手去做。就像《好汉歌》中唱的那样“该出手时就出手，风风火火闯九州”。年轻人行事，就应该潇潇洒洒，心无所惧，有好汉般的气质，才能磨砺出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，而终有所成。

顺则凡，逆则仙。老师经常提到这句话，我也渐渐将它融化于心，并落实到行动上。生活中不要贪图安逸，而是要主动找点事做。一旦无所事事，我就感觉自己像松弛的皮筋，无力且疲沓。

移树看似简单，却也颇有几分技巧，初次入手总会遇到不少麻烦。挖第一棵树时，太靠近树根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因为坑小的缘故，难挖，且树根损伤严重。老师看到有些光秃的树根，笑了笑，对我说：“移树就像养孩子，若只是带他来到世上，却不管他的温暖和营养，孩子何以能茁壮成长？移栽过程中，会损伤根系，所以要尽量多带些原生土，目的是让它更容易存活。做事勤快踏实是好的，但如果不考虑妥帖，就盲目动手，很可能会欲速则不达。”

老师的话总是简单明了，却点醒了我，土球大小对树木成活率至关重要。在以后的移栽过程中，我参照园林有关操作常规，将坑的直径放至树木胸径的6至8倍。有了这个标准，我再下手便有了几分底气。先围着树干，画上一个半径50厘米左右的圆，然后顺着圆的外径开始向下挖，挖到大概半米深时，就斜着往底部掏，斩断底部的根系，一带着带椭圆形土球的树就挖出来了。

为了减少养分消耗，我们剪去树的枝干。紧接着，就是开挖树坑。挖树坑也有讲究，要尽可能大一些。然后就是栽树了。几棵树中，大一些的树带上土球有百多斤的重量，要移到新挖的树坑里，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

两个人抬，是比较可行的方法。从剪掉的树枝中，挑选出一根笔直结实的枝干作为抬杆，穿到绳套里，老师数到三，两个人一起用力，一股大力袭来，肩膀上顿时火辣辣的，滋味真不好受。很想放下来，这时老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看好脚下，慢慢走。”我们颤颤巍巍地将树抬到二三十米远的树坑旁，我已筋疲力尽，迫不及待地将抬杆搁下。但我知道，此时不能随便放，一旦我先卸力，便会将所有的重量转移到老师那边，这样会很危险。

这时，老师的声音传来：“稳住，我数到三，一起放。”终于，平稳地将树放了下来。我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浑身的劲儿好像都用完了。无意间回头，猛然发现，应该是在我们俩将树抬起前，老师将绳子往他那边移了很多，这意味着，他那边承受的重量，远远比我这边要重，而我因走在前面，竟然没察觉。一瞬间，一种酸涩的感觉，从心头涌起，我想说些什么，话到嘴边却开不了口。

我默默拿起抬杆，走向下一棵树，用绳子牢牢拴好，并把绳扣往我这边多移一些。老师似乎想说些什么，努努嘴，却没有说出口。

填土，浇水。

这样，前后间断用了三四天的时间，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冬季的树木移栽。

傍晚，我一身疲惫而又一身轻松地躺在斜坡的草地上，悠闲地看着夕阳慢慢落山。那一抹金黄照耀着整个月亮湾，也似乎照亮了我的心扉，在我的生命历程里，终于多了一种移植树木的经历，格物致知，此之谓欤？

劳动后的安宁，应该是我最能惬意地享受吧，在当下，甚至于这个冬天。

诗路放歌

在风雪中奔跑的人

❖ 纪哲

风，撕开了羽绒服的边角
雪粒，砸在脸上生疼
他不回头，脚印被风追上
又被雪，轻轻抹平

帽子下的眼睛亮着
像寒夜里不肯熄灭的星
呼吸是一团团白雾
落下来，就碎成细小的冰晶

他跑过沉默的树
跑过蜷缩的灯
跑进被风雪焙热的
又一个，等他的黎明

不用问他要去哪里
风知道，雪知道
他胸腔里跳动的
比风雪更烈的，那点火种

史海钩沉

踏入荔浦市马岭镇的银龙古寨，空气里便少了些寻常村落的闲散。履祥门的青石门楣沉默地悬在头顶，门内深巷如时光的褶皱，思文、崇武、仁德、劳心……一道道闸门的名讳，将一种久远的秩序与坚守刻进砖石的肌理。我的脚步最终停在寨子深处一座不起眼的旧居前。门楣低矮，墙皮斑驳，这是清末抗法名将陈嘉将军的故居。没有煊赫的匾额，没有精致的雕饰，只有穿过天井的风，带着后山竹林的清响，仿佛在低声叙述一个早已融进青石与泥土的故事。

我闭上眼睛，那风便成了1885年早春镇南关外嘶裂苍穹的炮啸。眼前浮现的，是一个血染征袍却如山岳般屹立于东岭炮台残垣间的身影——陈嘉。炮弹的尖啸与士兵的呐喊混作一团，焦土味混杂着血腥气，窒塞天地。法军的攻势如狂潮，关前隘阵地的五座堡垒已失其三，镇南关的门户在铁蹄下震颤。彼时的陈嘉，已因战伤盲了一目，身上旧创如刀刻斧凿，桂南民间传唱着“打死打死陈单眼”的童谣。而此刻，新的弹片正嵌入他的躯体，军袍浸透热血，每一声呼吸都牵扯着破碎的痛楚。然而，他的脚仿佛在焦土中扎了根，嘶哑的吼声压过炮火：“我与镇南关共存亡！”

那不是 一个武夫凭血气之勇的狂呼，那是一个深知身后即家园的将领，用血肉之躯发出

的最后壁垒的铮鸣。史载他“身负四伤”“七上七下”反复争夺，终将沦陷的炮台一一夺回。当那句“贼氛正恶，将军当先”从故纸堆中挣脱，它不再是墨迹，而是滚烫的、混着铁与血的意志，是一个民族脊梁在帝国黄昏的浓重阴霾下，那不屈的、倔强的挺立。镇南关大捷的光辉战史之下，是无数个如陈嘉这般，将生命燃作烽燧的瞬间。

硝烟暂熄，功勋赫赫。朝廷的赏赐如流水般倾下，黄马褂、头品顶戴、骑都尉世职……荣耀披身，足以光耀门楣，福荫子孙。然而，当凯旋的将领们忙于经营自己的“酬庸”时，陈嘉的行囊里，却只有几卷翻旧的兵书，一袭缝补过的旧袍。赏银呢？尽数散与了阵亡将士的遗属。“将士血染沙场，陈某何功受此？”面对乡绅馈赠的田宅，他神色端严，断然拒绝。那不是文人标榜的清高，而是渗透骨血的操守，是目睹太多同胞永远倒卧在异山野后无法独自安享富贵的良知。晚年伤病缠身，医药匮乏，他宁愿忍受病痛噬骨，也绝不肯向朝廷开口求援。他的清廉，如同这荔浦大地深处埋藏的石英，在命运洪流与岁月风沙的磨洗下，不损其坚，愈显其纯白本色。

最令人心头震颤的，是他生命最后的选择。战争结束了，疮痍满目的边疆需要抚慰，更



雪后初霁(油画) 喻成

荐书架

《音乐圈》：折射当代艺术教育领域的复杂生态

❖ 韩星

作家李志伟近日推出聚焦音乐人生存图景的最新力作《音乐圈》，作品以音乐学院为舞台，通过院长乔培栋的命运沉浮，折射出当代艺术教育领域的复杂生态。

《音乐圈》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对当代音乐人的生存状况及情感纠葛进行了深度立体描绘，故事情节紧凑，跌宕起伏；人物活色生香，栩栩如生地映照出艺术院校的众生相。

作为资深作家，李志伟曾创作《北大百年（1898—1998）》《清华百年风雨实录》《大师之园》等颇有影响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。此次他将镜头对准音乐圈这一特殊名利场，通过乔培栋这位德高望重的音乐学院院长，展现艺术院校中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；有人为名利不择手段，有人坚守音乐本真，也有人深陷庸碌市井。这些人物在梦幻与日常的交织中，共同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艺术院校浮世绘。

街上又开了一家碱面馆，妻子说，我们过去尝一下味道怎么样。馆子开在一条小巷中，属于那种袖珍馆子。快到饭点，有四五个用人用餐。馆子是夫妻俩经营，男的擀面，女的下面、捞面、拌调料、端饭。面切得很细，黄滔滔的，在辣子、蒜、芥末的加持下，有一种熟悉的味道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我们这里的生活迈上了温饱平台，一日三餐都有饭吃，都能吃饱。最让我开心的，是母亲做的碱面。碱是蓬稷烧制的，苍绿苍绿的疙瘩，用时取一小块，放陶盆中加水化开，沉淀后澄掉渣滓，剩下的碱水和面，因为和面水中有碱，所以叫碱面。蓬稷疙瘩又叫蓬灰，因此也叫灰面。

母亲做饭时，大姐二姐会在旁边帮忙。挑出没有虫眼的茄子、辣椒、山药，洗好盛放到柳条小筐篮中，取过小刀板费用切好。我们家人口多，吃饭量大，为节省时间，母亲会把两三张面一起擀。母亲擀两三张面的功夫，当时在我们队里比较稀罕，好多女人们都学着擀，就是不得要领，现在，这种技艺已经见不到了。街头的几家碱面馆，和面切面全由机器完成，只有其他程序是手工操作，把最核心的技艺丢了。母亲擀好面切开，用苦草盖住，开始炒菜。两个姐姐轮流烧锅，约莫一刻钟，满屋飘香。父亲、大姐、大哥散工回来，母亲立即去下面。一时间，屋里充斥着“呼啦”“呼啦”的声音。

农村里，夏日蔬菜多，尤其茄子、辣椒，正是疯结的时候，几乎顿顿都是炒茄辣菜。茄辣菜就得有碱面。那时，母亲每天都给我们做碱面，因为经常吃，母亲碱面的味道刻入我童年身体的芯片，成为一生无法抹去的印象。

1985年冬天，母亲去世。1986年，我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学校到外地读书，三年时间，吃住

该书采用多线叙事结构，通过乔培栋的个人命运串联起音乐学院各色人物：从追求艺术纯粹性的青年教师，到深陷名利旋涡的表演系学生，再到维持日常运转的行政人员。这些鲜活人物共同构建起一个立体化的艺术院校生态，让读者得以窥见音乐圈光鲜外表下的真实肌理。该书不仅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更是一面映照艺术院校众生相的镜子。通过乔培栋的命运轨迹，读者将看到音乐人如何在梦幻与日常、温情与残酷间寻找平衡，最终理解艺术教育的真谛。

作者以他特有的纪实笔法，将音乐圈的诱惑与坚守、堕落与升华浓缩于京中大大学音乐学院这一方天地。这部作品既是对艺术院校生态的深度剖析，也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文学呈现，必将引发读者对艺术本质的深层思考。

知味

青山忠魂

❖ 吴建国

需要守卫。本可凭不世武功回京或归乡，领一份清闲荣禄的陈嘉，却拖着千疮百孔的病体，毅然请命留镇边关。部将含泪劝他珍重，他望着蜿蜒的界河与起伏的群山，只轻叹：“边关一日不宁，陈某一日难安。”于是，人们看到，那位曾令法军闻风丧胆的将军，忍着体内未能取出的十余颗铅弹和遍体如刻的伤痍，巡防于瘴疔之地，勘界于荒岭之间，安抚流离的边民，重建倾颓的关隘。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，在龙州军营的病榻上，他仍在就着昏黄的灯光批阅军务文书。他的担当，已超越了职分，成为一种与生命同行的使命，如同荔江水，认定了滋养土地、东流入海的方向，便百折不回，至死方休。

光绪十一年七月初四，将军薨逝，年仅46岁。灵柩还乡，葬于马岭五凤岭。没有浩大的仪仗，只有南疆百姓自发的、绵延不绝的哀思。清廷溢之“勇烈”，国史馆立传，然而这一切身后的哀荣，都比不上他墓前那环来自南疆的泥土，以及岭南群山间口耳相传的、关于“陈单眼”的传说。

思绪从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回卷，我仍站在银龙古寨陈嘉的旧居前。夕阳的余晖为斑驳的墙壁镀上一层暖金，深巷里传来归家农人朴实的笑语。我忽然明白了这座古寨那些寨门名字的深意——“履祥”所求的平安，“崇武”所重的

人与自然

雪地上的小鸟

❖ 马永红

大雪织就了一幅白玉帘垂在窗外，一眼望去密密实实，晶莹剔透。“点点扬花，片片鹅毛”，穿过“玉帘”簌簌作飞花，这雪的世界美得令人心醉。

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，院墙上的雪也垒得高高的，树上像停歇着一群白蝶，叶片愈发显得黑绿。这场天地间的窃窃私语，持续了将近一天仍未有停歇的意思。

一阵“扑棱棱”的声响打破了寂静，随之几只小鸟“喂”地落进菜地里。有麻雀，还有几只与它个头相仿，背部覆着墨绿色的绒羽，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看见它们，我的心不由得揪了一下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么小的生灵，不知它们从哪里飞来我家觅食。说不定是常客，这些小巧宝贝们也许喜欢我家院子里的树多，“群鸟欣有托”，我每天都能听到它们清脆的歌唱，望见它们灵巧的身影，在桂花树、柚子树、蔷薇棵间“腾腾”地划过，偶尔有好看的羽毛，如烟一样轻轻地飘落下来。

大雪封住了之前我特意丢在树根处的面饼，它们看不见也吃不进嘴里。我正寻思着拿点什么出去呢，只见它们踮起纤细的小脚丫，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雪地上留下一串竹叶般细碎的脚印，小尖嘴径直啄向雪层下裸露的菜芽，笃笃笃，一下下，吃得格外起劲。它们只顾品味菜叶的香甜，完全不知道我在室内偷窥，我看看着忍不住笑了，笑这小东西够聪明的，在冰天雪地里，会自己想办法找吃的。这是夏日时种下的茼蒿，今秋干旱的时候多，虽然经常浇水，但长势很慢，入冬后，几场雨水的滋润，它们出落得水灵灵的，香气也长出来了，凑近了，便有团团清新的气息迎过来，沁人心脾，原本想着春节时采了做菜，如今这辛辛苦苦养的青菜，被啄得东倒西歪，面目全非，换作平日，我定会心疼许久，此刻我却满是庆幸，幸亏有这鲜嫩的香菜可解燃眉之急，我对小鸟的怜惜之情，一下子冲淡了很多，即便雪后菜园光秃秃的，我也毫不在乎。

爱鸟是我们的天性，就像我们爱雪花一样。前年冬天，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个女

刚毅，“仁德”所怀的悲悯，“劳心”所系的奉献，“安定”所盼的宁和……它们不仅是建筑的门楣，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生存哲学与精神图谱。而陈嘉，这位从寨中走出去的赤子，他的一生，不就是对这些古老词汇最热血、最辉煌的注脚吗？他将“崇武”化为保家卫国的雷霆万钧，将“仁德”化作体恤士卒、散尽赏银的温暖，将“劳心”演绎为殚精竭虑、死而后已的操守，最终，用生命换取了家国的“安定”与“履祥”。

离开古寨时，我特意绕道五凤岭。陈嘉的墓静卧在苍松翠柏之间，规模颇宏，已是重点保护的文物。墓旁有一棵巨大的老榕树，根须如虬龙般深深扎入岩缝，枝叶如盖，亭亭屹立。我抚过冰凉的墓碑，上面镌刻着他一生的浓缩。山风拂过，榕叶沙沙作响，仿佛历史的回音。极目远眺，荔水在远处阳光下如缎般蜿蜒，青山叠翠，亘古如斯。

将军已逝，山河永在。他那如山般挺立的勇气，如水般清澈的清廉，如江河东流般义无反顾的担当，并未随硝烟散去，也未因时间蒙尘。它们化作这巍巍青山的一部分，融入这悠悠荔水的一脉，沉淀在这座古老寨门的每一道砖缝里，更镌刻在一个民族关于气节与奉献的记忆深处。忠魂不朽，精神长存，守护着这方土地的岁月静好，也照亮着每一个后来者脚下的路。

子分享她的爱鸟故事，深受感动。她收拾停当准备去南方孩子那里过年。动身之际，忽然阳台上飞来一只小鸟，头也不抬地叨吃着小碗里的米粒，那份悠闲自在如家养的鸟儿一样。她与鸟儿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地相处着，白天里，不时地有鸟儿来了，去了。鸟鸣声，进食的“梆梆”声，振翅的“扑棱”声，热热闹闹的，冷清的家庭多了很多生机。看着小鸟吃得欢实，她想此次出门后，就算把阳台敞开着，鸟儿可以随时进来吃，也许会有更多的鸟儿来，终究这食物是不够的，小鸟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样子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，这样的画面让她很难过，于是她很快做出决定：她要守着家，像住日一样守着小鸟，食物不够了她能及时补上，她不能辜负鸟儿对她的依赖和信任，更忘不了鸟儿多年给她的陪伴和快乐。孩子不理解她的做法，怎么会有人为了几只野外的鸟，甘愿独守寒冷，也不去温暖的南方和一家人团聚过年呢？

我能理解她，我常年也会在园子里，在树下留一些吃的给鸟儿，也不嫌弃它们在我窗台上拉下的黑白便便，隔三岔五就清扫一下，还有好多次，我捧起受伤的黄嘴小雏儿，精心养护后就放飞了。但我没有她做得好，扪心自问：我能为鸟儿放弃和家人相聚的机会吗？不能，我到底还是有点自私，但我被她的精神所折服，从此每到冬天，我都会比其他季节，更加上心地给小鸟放吃的。

鸟儿也是鲜活的生命啊，人间正因有鸟语花香，才多了几分灵动之气。它们是弱小群体，在北中原的冬天，颗粒归仓，叶落殆尽，大地上留给鸟儿吃的东西可不多，大雪纷飞时，几乎掩埋了所有能吃的，它们“叽叽喳喳”的叫声里，满是沉甸甸的焦灼和不安。如果有人能给又冻又饿的它们投食，饱腹的它们就有能量，有体力扛过这个冬天，这大概也是那个善良女人的想法吧？

我不再静立观望，转身离开窗边，快步走向厨房，将谷物用碗碟装满，端向这些雪地中的小精灵们。

的身体还行，每次去，大姐总要做一顿碱面。碱面擀得薄，黄亮黄亮的，再加上茄辣菜，一种母亲的味道瞬间氤氲全身。母亲去世以后，大姐总是抽空回来，给二哥、叔叔、父亲和我缝洗衣服，有时还会偷偷给我塞几毛钱。大姐的贴心关怀，让我觉得母亲的感觉还在。

前几天我又去大姐家。大姐70多岁了，长期无休止地劳作，身体佝偻了，腿痛手也痛。大姐说，你爱吃碱面，今天就做碱面。说完长长叹息一声，这也许是你吃大姐的最后一顿碱面，大姐身体不行了，擀不动面了。这顿碱面，大姐擀得薄切得细，出锅后亮亮的，加上芥末、油泼辣子、黄蒜泥、茄辣菜，特别好吃，分明是母亲的味道。以前的几次这种感觉不太清晰，这一次却是如此真切，仿佛脑海里潜伏的程序一瞬间被激活被唤醒。

饭后，和大姐说起前几天在城里吃的一次碱面，感觉和姐姐的很像。大姐接话，说那是府上老大的小儿子 and 儿媳妇。前两三年隔三岔五就来家吃饭，来了要求吃碱面，好几次还把大姐喊过去，让指导和面、擀面、炒菜、泼辣子、冲芥末，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。前后大约两年时间，几乎和大姐做的一个味道，尤其是茄辣卤，不稠不稀酸辣适中，喝着很过瘾。来他们家吃过的亲朋好友，都夸两口子勤快、干净、饭食好。夸的人多了，两口子信心倍增，就去城里开了一家面馆。

从大姐家回来，我感到特别满足，一是在母亲去世40年后的今天，又找到了母亲的味道；二是母亲的手艺，通过大姐的手传给了年轻人，不会荒芜，不会断代，有了传承人。不仅如此，母亲的手艺还成为年轻人致富的一种本领，这无疑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活态传承。